

4. 勇于嘗試固執己見

由於男性體內荷爾蒙的作用，從襁褓時期開始，男寶寶就不像女寶寶那樣能夠心安理得地接受挫折，屈服于種種失敗，也不太喜歡接受別人給予他的協助。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較小的男寶寶往往喜歡去嘗試自己年齡還做不到的事情，比如想要攀上比自己身高還高的遊戲滑梯，如果媽媽告訴他現在還不能玩這項活動，小傢伙仍然會自顧自地躍躍欲試一番。對於這種情況，國外幼兒心理學家指出，有時男寶寶就算知道自己的能力無法完成，但從感情上講他仍不能夠立刻接受，他仍會堅持不斷地嘗試。所以，一般男寶寶對於自己情緒的處理，往往會比女寶寶緩慢一些。

父母應該充分相信我們的“小獵人”對自己的判斷能力，並且給他足夠的時間去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妨放手讓男寶寶去嘗試，當他接受事實後，他自然會願意放棄冒險。而如果媽媽生拉硬拽地逼迫男寶寶去服從於自己的指令，那麼小傢伙就會產生更

針對男寶寶的男子漢教育法(下)

多的挫折感。

5. 特殊行為學會自律

A. 小伙子聽我說

生活中，經常有些男寶寶不論父母怎麼跟他講話，他總是一副沒聽見的模樣，尤其男寶寶在相當專注地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他根本聽不到第二種聲音。其實，並不是男寶寶的聽力不如女寶寶，這時，父母不應以呵斥的語氣去教訓他，因為父母越是嚴加訓斥，他越會從心中排斥這種刺耳噪音。媽媽不妨走到男寶寶身邊，蹲下來，看着他的眼睛，抓住他的小手，溫和地對他講話，有助男寶寶加強



視覺、觸覺和聽覺的刺激，他才會把注意力從其他事情上轉到父母身上。

B. 倔小子別動粗

由於男寶寶體內雄性激素的作用，如果遇到難以言表的不快之事，他往往會比女寶寶更容易對自己表示不滿，比如摔門、砸東西、喊

叫甚至敲牆等舉動，其實這都說明男寶寶更容易和更需要情感宣泄。如果此時父母用辱罵甚至暴力來平息他的憤怒不平，那麼只會火上澆油地演變成一場嗓門和武力的“暴風雨”。

在國外居住的我，和朋友們一起出去吃飯時，事先總是反復向大家強調，千萬不要因為我的緣故去中國餐館吃飯。其實有一句話我不好意思說出口，那就是，我不願意去國外的中國餐館吃飯。

在我生活的這個城市，有大大小小300多家中國餐館，但是，沒有一家讓我有興趣走進去。有的口味很地道，但地盤臟乎乎的；有的外觀倒是氣派堂皇，但做出來的菜，除了菜名以外，跟真正的中國菜差了十萬八千里。

最絕的是，我去過一家中國餐館，他們也一視同仁地給我送上刀叉和盤子。在我的堅決要求下，他們才給我換了一次性筷子和一個小碗。

我一個朋友的父母來德國，在一家中國餐館吃了一個跟宮保鷄丁的味道和樣子相差十萬八千里的宮保鷄丁。她的父親去責問餐館，人家回答說，這是專門做給德國人吃的。多少年來，中國餐館總是在想方設法適應當地人的口味。但事到如今，它在海外已經成了廉價餐館的代名詞。我們中國美食文化的優勢，在我看來，已經消失殆盡。

我家附近有一家很小的日本餐館，每天晚上人頭攢動。他們的餐單很簡單，就幾種菜，價格也不菲，但做的是



地道道的日本菜。不管什麼客人來，他們擺出的永遠是一雙筷子。有一次，一個德國人請求換成刀叉，說他不會使筷子。端盤子的日本女孩禮貌而客氣地告訴他，日本菜就是用筷子吃的，他應該試一試。德國人試了，很高興，很滿足。

如果一個中國人在法國餐館想要一雙筷子，我相信服務員會客客氣氣地把他帶到門外，對他說，往前100米再左拐，那里有家中國餐館，去那里用筷子吃吧！他們寧可失去一個客人，也不願隨意遷就。這不是傲慢，而是堅守。

在很多時候，文化不應該融合，因為融合等於消失。如果一個人熱愛某一種文化，就應該帶着崇敬堅守它。有了這份堅守，我們的文化才會綿延不斷地一代代傳遞下去，永遠保持它真正的尊嚴和價值。

又到12月13日，雖然過去了一個多甲子，但這個巨大的創痛，不僅僅屬於一座城市，不僅僅屬於歷史，它仍在深深地刺疼着這個民族的所有生者。近些年來，情勢大變，紀念館、標示牌、各種活動、出版物，一年一度準時啓動的刺耳的警笛長鳴，在撫慰着無法瞑目的魂靈，在昭示着滾滾紅塵的世人，也在向所謂一衣帶水的鄰邦傳遞着此處無聲勝有聲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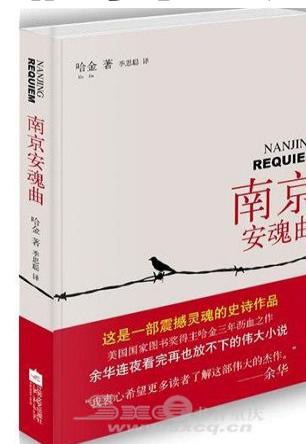
關於1937年的南京，的確有不少作家傾注了心血，也寫下了慘淡經營的文字。但隨着歲月的流逝，時間的淘洗，至今讓我們記得的還是非常的寥寥。去世經年有“艾江南”之稱的艾煊老先生，據說有長篇小說《鄉關何處》，但是，當年的小說，對拉貝、魏特琳，這些所謂的外國人，又會是怎樣的筆墨和認識啊；據說是因為風流韻事被身邊工作人員告發而名譽受損的文化部原副部長老作家周而復的《長城萬里圖》中有一部《南京的陷落》，算是全景式展示南京陷落的，但因其着眼點不在陷落後南京平民蒼生的遭遇，寫這座滄桑老城的苦難也就過于概念化一般化，很難看到具體入微的細節呈現；葉兆言的《1937年的愛情》，情節之跌宕起伏，文字之精雕細琢，對史料之爛熟于胸，自然無可挑剔，但因葉兆言更多的關注丁閭魚這個浪蕩的不無文人情懷的放浪形骸，似乎倉促的讓他在下關碼頭被流彈擊中，淪陷後的南京種種也就隨之收場，有點潦草急剎車的味道；在海峽兩岸乃至華文圈內都聲名顯赫的龍應台有一部“大江大海1949”的東西，其中也涉及到1937年的南京，在她的宏大氣勢之下，南

京大屠殺只是一個模糊的背景；名氣也很大。據說是安徽作家肖馬的女兒李準的前兒媳婦嚴歌苓寫了一篇《金陵十三釵》，因為篇幅過于短小，空間局限在教堂、傳教士、士兵、妓女等人物上，總有點逼仄生硬主題先行的味道。

在哈金之前，還有一個女作家張純如博士，關於南京大屠殺，在海外查閱了大量資料，出版了一本《南京浩劫》，也有人翻譯為《南京強姦》的書，這個沉湎于這段歷史的女子，據說是因為這段歷史如同夢魘一樣，糾纏着她，她最終選擇了慘烈的自殺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看得出來，哈金對這一重大題材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當然沒有如有些人無耻到以此來釣譽沽名，騙取什么經費，獲得什么獎賞，在大西洋彼岸，把書稿刪改了四十多次，力求用最為樸素最為本真的文字選取安全區這一特定的區域內特定的人物魏特琳為中心，來重新向世人展示這個中國人靈魂深處永遠的傷痛，試圖給一個多甲子之前在天堂久久的三十多萬魂靈一個遲到的安慰。

哈金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外國女人在並非自己的同胞面對異族凌辱殺戮之時的種種作為，這個

《南京安魂曲》：



《南京安魂曲》，哈金著 季思聰譯。

被當時的南京人稱之為女菩薩的有着濃烈宗教情感的女人，奔走周旋于日本軍人、外交官之間，終於使一部分婦女、兒童得以苟活存留下來，面對這些難民，要儘可能的維護他們的生命安全，還有籌措資金協調物資遊說各國的外交使節，魏特琳生病歸國，居然也是以自殺離開了這個讓她眷戀的人間，如此結局，令人傷懷而又無奈！

哈金還用樸素得近乎瑣屑的文字，關注在南京陷落之後，當時中國人的苟活狀態，受到凌辱之後的女人，為了生存為了活着的最為底層的芸芸衆生的千姿百態，“自治政府”之間的勾心斗角，這樣的隱秘暗角，以往都是糊里湖塗一筆帶過，據說南京學者經盛鴻對南京陷落之後漢奸們的種種醜態都有很精細的研究，但文學作品中，對這些“二狗子”者流，也大都是“翻譯官”點頭哈腰卑躬屈膝的模樣，哈金筆下的安玲，這個小說的敘述者，其兒子卻是留日學生，被日軍徵用為軍醫，在屠殺中國人的前線效力，這樣的人物命運安排，雖然有點

國外心理學家指出：反抗性、攻擊性、競爭性、冒險性都是男寶寶渾然天成的本性，他往往習慣用肢體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情感，而不會像女寶寶一樣，善於用語言表達出“我不快樂”、“我很難過”等情緒。有時男寶寶在相當愉悅的情況下也會亂摔東西，這也是受體內雄性激素的影響，所以這些都是小伙子成長過程中的正常行爲，父母大可不必過于多慮。

C. 明辨是非乖兒郎

一般2歲以後的男寶寶會逐漸地顯露自己的“愛發火”的個性，父母不應強行壓制他的宣泄行爲，而應該告訴他什么是更好的表達方式，相信男寶寶有能力去逐漸調整自己，一方面給予他適宜的宣泄方式，比如允許他叫喊、摔打物品甚至獨處一段時間等行爲；另一方面在以後的生活中教會男寶寶學會自律，讓他瞭解自己的行爲受到生活中各種行爲規範的約束，比如帶他一起觀看親子話劇、一起閱讀故事書，都可以讓男寶寶樹立起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

(全文完)

解放前，老東安曾有兩次大失火。

一是1912年，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各方催促他南下就職，他指示手下士兵搶劫商戶，四處縱火，表示發生了“兵變”，他不得不留在北京彈壓。這一把火幾乎將老東安徹底摧毀，為平息商家的憤怒，重建老東安時，向南擴充了不少面積。

二是1920年，錦益興玩具店老闆文煥章因欠債甚多，自行縱火，製造事端，將東安電影院、中華舞臺等全部焚燬，東來順、稻香春、吉祥戲院等大戶聯合出資，請來消防隊，才控制了火勢，此次大火雖小於幾年前，損失卻也非常慘重。

有趣的是，王府井大街還有一個英文名，叫“莫理循大街”，莫理循是澳大利亞人，著名記者，1894年來中國，後被《泰晤士報》聘用，1897年起他長住北京，經歷了義和團運動等，1912年被袁世凱聘為總統政治顧問，曾力薦中國參加“一戰”，被段祺瑞採納，取得了較好的結果，1920年去世。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上住了很多年，由於他在西方知名度很高，當時外國人記不住“王府井”這麼複雜的名字，故地圖上標為“莫理循大街”。

街是無數故事的組合，而王府與井組合起來，便成就了老北京的一段傳奇。



經失效。1903年，經善耆、那桐奏請，慈禧批准，廢棄已久的神機營操場被迫開放給游商，一舉打破了老城區原有的寧靜，由於顧客密集，距離適宜，各國商號也來此街經營，王府井商業街迅速走向繁榮。

不要看遠處的東西

我們拼命地追趕，但在望遠鏡里看到的永遠是下一個目標。我們感到沮喪，感到理想離自己越來越遠，感嘆人生非常艱難。當有一天有所感覺，摘下強加給自己的望遠鏡，才發現每一個被自己忽視過的地方都陽光明媚、鳥語花香。

有一個美國年輕人，小時賣過報紙，做過雜貨店夥計，還當過圖書館管理員，日子過得很緊。幾年後，他下定決心，用50美元開創出一片基業來。一年後，他果真有了幾

萬美元。但當他雄心勃勃準備大干一場時，存錢的那家銀行破產倒閉，他也隨之一貧如洗，還欠了兩萬美元的外債。萬念俱灰的他，得了一種怪病，全身潰爛，醫生說只有3周的時間可以存活。绝望的他寫了遺囑，準備一死了之。

就在這時，他突然看到一句話，幡然醒悟。他拋開憂慮和恐懼，安心休養，身體慢慢得到恢復。幾年後，他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長，開始雄霸紐約股票市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愛德華·伊文斯。他看到的那句話是：生命就在你的生活里，就在今天的每時每刻。其實，兩個人看到的兩句話，我們可以概括成一句：生命只在今天，不要為明天憂慮。最主要的是欣賞自己眼前的每一點進步，享受每一天的陽光。

老套，還是給人以強烈的印象。

哈金提到，他寫這部小說，多次都想放棄，最終是堅持下來，他所看到的資料，提到了《南京大屠殺史料集》、《魏特琳日記》等，表明異域寫作者態度的嚴謹，這也表明不僅在南京，有許多人在矚目着這個事件，切切實實地做着哪怕是很細微的資料整理工作，在默默奉獻着自己的心力。(文：雷雨)

《南京安魂曲》作者簡介：哈金(本名金雪飛，英文筆名Ha Jin, 1956年2月21日-), 出生於中國遼寧省。華裔美國作家，小說多以中國為題材。1969年加入解放軍。1981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取得英語學士學位。1984年取得山東大學北美文學碩士學位。1985年赴美，在馬薩諸塞州的布蘭岱斯大學深造，獲英美文學博士學位。他在亞特蘭大附近的艾莫理大學教授詩歌和小說創作課程多年後，轉到波士頓大學任教。他的文學創作多半將場景設定在中國一個虛構的城市「無地」(Muji)。小說曾獲得許多文學獎項，包括美國國家圖書獎跟PEN/Faulkner Award (筆會 / 福克納獎) Waiting (1999)。

